

• 理论研究 •

论明清时期命门本体论形成与五行关系的重构^{*}

谷建军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 102488)

摘要: 宋以后医学学理的哲学化取向,主要体现在命门太极学说的本体论体系建构。命门统领真水、真火,为先天,人的脏腑形体皆为后天,五行范畴因而扩展,形成了两套五行关系体系,使五脏原有的五行关系发生重构,出现了真火生脾土、乾金生真水,以及先天水火同源既济等关系形式。在重大疾病、危重病证的辨证论治上皆从先天论治后天,提出了如“小病治气血,大病治水火”等治疗思想。

关键词: 命门; 本体; 五行; 水火

doi: 10.3969/j.issn.1006-2157.2020.12.002

中图分类号: R226

On formation of ontological concept of life gate and reconstruction of relationship among five element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Gu Jianjun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The philosophical orientation of medical theory after the Song Dynasty wa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ntological system of *mingmen* (life gate) tai chi theory. *Mingmen*, which is innate, governs the true water (kidney yin) and the true fire (kidney yang), while the *zang-fu* organs and body constitution of human beings are postnatal. In this sense,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five elements were expanded, forming two systems of five-element relationship and restructuring the original relationship among the five *zang* organs in terms of five elements. As a result, new relationships such as the true fire generates the spleen-earth, the *qian*-metal (original qi; *qian* is one of the Eight Diagrams) generates the true water, and the innate water and fire are from the same source and in harmony. Postnatal major diseases and critical conditions are differentiated and treated from the innate perspective. Treatment principles are put forward such as “mild diseases are tre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qi and blood and major diseases water and fire”.

Keywords: life gate; ontology; five elements; water and fire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 Gu Jianjun, Ph. D., Master's Supervisor.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Intersection of Yangguang Nandajie Street and Baiyang Donglu Road, Liangxiang Campus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Liangxiang Higher Education Park, Fangshan District, Beijing 102488. E-mail: jianjingu88@163.com

Funding: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13BZX035)

Conflicts of interest: None

《黄帝内经》中,五脏与五行属性的对应使五脏之间产生了生克制化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一直指导着临证辨证论治方式方法。宋

以后随着医学哲学体系的发展,形成了命门太极本体论,以命门元气为本体,提出了先天为体、后天为用的生命运行机制,其中元气、真水、真火为构成命

谷建军,女,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藏象学术史、中医哲学史,E-mail: jianjingu88@163.com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No. 13BZX035)

门本体的基本元素。命门学说形成以后,先天真水、真火的功能随即代替了五脏中的肾水和心火,五脏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关系因而获得重构,相应脏腑辨证的方式方法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本文所论真水、真火,是在五行层面的称谓,若在阴阳层面则为元阴、元阳,或称真阴、真阳。张介宾论此水火之气“其在人身,是即元阴、元阳,所谓先天之元气也。”^{[1]877}真火又即相火,文中据具体语境选用相应的称谓,不再进一步解释这些概念的关系。

1 命门本体的基本结构为元气统领真水、真火

宋以后命门学说以陈无择君火论、朱丹溪相火论为开端,两家分别以君火、相火为生命的本源。明清医学哲学的发展接续于宋金元,其学术集中反映在以太极为哲学基础的命门太极学说的本体论体系建构。五行由太极阴阳交变所生,周敦颐《太极图说》云“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2]孙一奎以命门为“先天之太极”,五脏即由命门太极所生。孙一奎仿《太极图说》作《命门图说》,谓命门原气(即元气)为太极之“本体”,原气又称真气、动气,为太极之用;两肾藏精属水,为太极之体,体用相合,而生五行、五脏,“动静无间,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五行由此而生,脏腑以继而成”“其斯命门之谓坎。”^{[3]4}

赵献可又将原属于肾的真水与相火统一到命门之中,其云“命门左边小黑圈是真水之穴,命门右边小白圈是相火之穴,此一水一火俱无形,日夜潜行不息,两肾在人身中合成一太极。”^{[4]8-9}原肾中之水,左肾属阴水,右肾属阳水,将肾水与真水两者从整体上分割开来。赵献可以命门为元神,相火为元气,真水为元精,元神统率元气、元精,命门统领真水、相火,先天水火统御后天百骸。命门为十二经之主,诸脏腑功能皆依赖于命门的主宰作用。

2 先后天范畴的确立与五行范畴的扩展

孙一奎以命门为“先天之太极”,医学上即形成了先天与后天两个范畴。命门藏精化气,兼具水火,人身五行中的水火即出现了二水与二火,火有君火、相火之分,水也有肾水、真水之别。先后天的概念原本来自于《易经》,其中《乾·文言》解释乾卦的第五爻爻辞“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谓“大人”的行事符合天道,“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朱熹注解“先天不违,谓意之所为默于道契。后天、奉天,谓知理如是,奉而行之。”^[5]先天、后天,指天出现之前、之后,其后儒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先天之学与后天之学。先后天与太极的关系,阳明心学

有较为明确的论述,如晚明王门名儒吕坤《呻吟语·天地》说“有在天之天,有在人之后天。有在天之先天,太极是已;有在天之后天,阴阳五行是已。有在人之后天,元气、元理是已;有在人之后天,血气、心知是已。”^[6]太极、阴阳五行是先天、后天;元气、元理,血气、心知,是人之先天、后天。血气代表人的肉体,心知指人的精神,血气、心知来源于先天元气^[7]。

先天与后天,在道教内丹家则主要指精气神的划分。先天精气神包括元精、元气、元神,称为三宝,其中元神具宰制之能,为三宝之主。后天精指淫佚之精及其他体液,后天气指呼吸之气,后天神指思虑之神^[8]。先天精气神皆由“先天一气”所生,关于此气的作用,道教经典《中和集》释云“天地未判之先,一灵而已,身中一点真阳是也。以其先乎覆载,故名先天。”^{[9]46}这个气是真阳,为先天精气神之主宰、后天精气神之根本,张介宾据此以命门为男精女血汇聚之处,《质疑录·论右肾为命门》云“先天真一之气,所谓坎中之真阳,为一身生化之原。”^{[1]1846}

赵献可参照儒道两家思想,作《先天要论》与《后天要论》,提出医学上人体的先后天范畴。构成命门太极的元气、相火、真水为先天,“此先天无形之火,与后天有形之心火不同”;真阴、真水亦无形,“与两肾所主后天有形之水不同”。后天则指有形的身体,“一属有形,俱为后天”“自脏腑及血肉皮肤,与夫涕唾津液皆是也。”^{[4]114}五脏亦为“后天有形之物”,故心火、肾水皆属于后天范畴。

赵献可用日月、五星间的关系比喻命门与五脏,其云“金木水火土五星见在,而日月二曜所以照临于天地间者,非真阴、真阳乎?”^{[4]13}先天统摄后天,真阴、真阳(真水、相火)运行于五脏六腑之间,日夜周流不息。命门君主“以为主宰先天之体,以为流行后天之用”^{[4]115},并据此将心主宰的精神意志也归结于后天的范畴。在先后天的界定上,张介宾与赵献可持论一致,真阴、真阳为无形之阴阳水火,为先天,“凡人之阴阳,但知以气血、脏腑、寒热为言,此特后天有形之阴阳耳。”^{[1]877-878}清代郑钦安亦以无臭无声为先天,有形有质为后天,肾有形质,故不当为先天。《医理真传》云“但有形之躯壳,皆是一团死机,全赖这一团真气运用于中,而死机遂转成生机。”^{[10]68}

先后天范畴的形成,明确了命门真水、真火与五脏五行各自的作用,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五行范畴随即扩展为先天水火与后天五行的集合。真水、真火主宰先天之体、流行后天之用,后天的功能活动皆依赖于先天水火,故而先天水火即代替了作为后天

的心火、肾水,进入五行生克制化的关系网络,使五脏原有的五行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医学因而形成了两套五行关系体系,这些变化也进一步影响了相关疾病的辨证论治。

3 五行关系的置换与重构

阴阳交变化生五行,“行”的含义,张介宾说是行阴阳之气,《类经图翼·五行统论》曰:“五行即阴阳之质,阴阳即五行之气,气非质不立,质非气不行。行也者,所以行阴阳之气也。”^{[1]625}郑钦安亦谓阴阳二气与五行互含,云:“五行不出二气之中,二气即在五行之内。”阴阳二气“既生五行,又以五行为归。”^{[10]208}水火为阴阳之用,为二气功能的体现,“天地之间,无往而非水火之用。”^{[1]626}故命门学说形成以后,医家皆从先天论治后天,亦即从先天水火论治后天五脏诸病。

3.1 先后天水火的角色置换

随着明代先后天范畴的形成,先天水火介入到五行的生克关系之中,医家往往从先天着眼,用真水、真火讨论五脏五行关系,如赵献可论五行,云:“以木火土金水配心肝脾肺肾,相生相克,素知之矣。”“余于五行中独重水火,而其生克之妙用又从先天之根,而与世论不同。”^{[4]15-16}提出了水养火、水生金、水补土、木培土等新的五行关系。

如肺与肾、金与水的关系,孙一奎说肺主呼吸,肾主纳气,呼吸根于元气。赵献可则进一步阐发水生金之意,借用内丹家“母藏子宫,子隐母胎”说,谓“肺金之气,夜卧则归藏于肾水之中”,此处肾水指命门。肺为娇脏,其性畏热畏寒,若命门火盛,“则金畏火刑而不敢归”;或命门火衰,“则水冷金寒而不敢归”,发为喘胀、咳逆、不寐、不食之症,即肾不纳气,赵献可喻此肺金之气为“丧家之狗”。肾不纳气为命门本源亏损,不可补土,亦不可清金,“欲补土母以益子,喘胀愈甚;清之泻之,肺气日消。”须从先天水火入手,“或壮水之主,或益火之源,火向水中生矣。”

又如肝木与脾土的关系,赵献可持甲己化土之说,谓木借土而生,正常情况下并不会克土,而是木生土、木培土。如小建中汤,芍药味酸属甲木,甘草味甘属己土,两药酸甘相合,是为甲己化土。东方木气为生生之气,“春升之气也,阳气也,元气也,胃气也,同出而异名也。”如“雨以润之,风以散之,日以暄之”^{[4]18},使其得遂发生长养之天性,其气得以生伸,必不克土。木气若被寒邪所郁,“即萎软抑遏而不能上伸,不上伸则下克脾土,而金水并病矣。”又或肾水不足,“无以为发生滋润之本”,肝木失于濡

养,亦使木燥克土。赵献可论郁证主方逍遥散,谓柴胡、薄荷能发散少阳(四象中少阳属木),两药为风阳药,可畅达木之郁气。继用六味丸加柴胡、芍药,以滋水生木,用“风以散之”“雨以润之”^{[4]41-42},使木郁既舒,不克脾土,而郁证得愈。

3.2 真火生脾土

在先天水火的参与下,传统五行的心火生脾土进而转换为真火生脾土,在明清时期成为临证相关疾病辨证论治的共识。真火生脾土思想亦源于道教,早在唐代,道士张果《太上九要心印妙经·八卦朝元统要》论火生土,即云:“一气者,火也,火生戊己。”中央戊己土,生于元气、相火,赵献可说“太阴脾土随少阳相火而生”,脾胃运化食物,皆有赖于少阳无形之相火在下焦蒸腐,“犹水谷在釜中,非火不熟。”脾胃中火是土中之火,“纳音所谓炉中火”。炉中火是命理学甲子纳音中火的一种,赵献可喻脾胃为炉,脾胃之火为炉中火,命门相火为煤炭,以说明相火在脾胃运化水谷中的重要作用。“中焦无形之气所以蒸腐水谷,升降出入,乃先天之气”,脾土的功能,“非先天之气不行”“脾胃能化物,实由于水火二气,非脾所能也。”若火盛则脾胃燥,若水盛则脾胃湿,皆使其不能化物,而变生诸病。“养炉中火者,须频加煤炭,盖以热灰,温养其火而火气自存。一经寒水便成死灰,将以何者蒸腐水谷?”要补脾土,则须补相火,故八味丸可“益脾胃而培万物之母”。赵献可评补中益气汤,谓柴胡、升麻的作用是升发先天之气,借参、芪之功而使升提有力,是“所以补益后天中之先天也”^{[4]115}。

又如郑钦安论先后天,作《伏火说》,云:“如今之人将火煽红,而不覆之以灰,虽焰,不久即灭。覆之以灰,火得伏即可久存。”其持论与赵献可如出一辙。郑钦安释附子甘草汤,谓此方“乃先后并补之妙剂也”。附子补先天真阳,甘草补后天脾土,“先天火旺自能生脾土”“土得火生而中气可复”。附子即火,甘草即土,“二物相需并用,亦寓回阳之义,亦寓先后并补之义,亦寓相生之义,亦寓伏火之义。”^{[10]72-73}

真火生脾土思想在消渴一病的辨证论治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如孙一奎论肾消,谓小便甜是下元虚冷,“不能蒸化,谷气尽下为小便,故味甘”,甘为谷之味。口渴是下元冷极,“则阳不能升,故肺干而渴。”亦以釜灶为喻,“譬如釜中有水,以火暖之,又以板覆之,则暖气上腾,故板能润。若无火力,则水气不能上升,此板终不得润。”故治疗上“常须暖补肾气”^{[3]52-53}。其治族兄消渴,用肾气丸加桂心、五

味子、鹿角胶、益智仁,服之半月而愈,“十年无恙”。张介宾说此病是“元阳既亏,金寒水冷”,阳不化阴,水不化气,“必以温剂散去寒邪”^{[1]1845},而使阳回阴寒自退。赵献可亦主张命门火衰、火不生土之说,以八味丸、加减地黄方等为主方,或配理中汤,谓附子、肉桂“辛热壮其少火,灶底加薪,枯笼蒸溽,槁禾得雨,生意维新。”^{[4]41-42}补火生土,滋其化源,使水火既济,其病得愈。

3.3 乾金生真水

五行关系的另一重要转换是金生水,从传统的肺金生肾水转化为乾金生真水。乾金,指先天之气、元气,《易经》中乾在五行属金。赵献可引陈希夷《正易消息》云“坎,乾水也,气也。”“坎以水气潜行地中,为万物受命根本。”^{[4]64}命门犹如坎卦,坎卦中为阳爻,其象为一阳陷于二阴中。水潜行地中以润万物,是因其中含有一元乾气而得以流行,故云坎为乾水。命门真水为先天之气所化,亦因含有一元乾气而得以流行周身,昼夜不息;人身之水皆以真水为源,诸水液流行,亦“以其有一元之乾气为太极耳”^{[4]20}。坎中一阳属乾金,来自于道教内丹学思想,《中和集·金丹妙诀》论内药,云“内药,先天一点真阳是也,譬如乾卦中一画,交坤成坎水是也。中一画本是乾金,异名水中金,总名至精也。”^{[9]20}郑钦安依据这一思想,对补金生水的含义作了全新解读,认为并非补肺金生肾水,而是“教人补先天真金所化之真气也。”^{[10]13}因而元气、真阳随即拥有两种五行属性,即属火与属金。属火时称真火、相火,称乾元、乾气时则属金。真火、相火又称“乾火”,如清代医家冯兆张谓“先天之火,乾火也。”^{[12]76}金生水,也自然转化为乾金生真水。阴阳水火互相生化,郑钦安说“坎中真阳,肇自乾元,一也;离中真阴,肇自坤元,二也。一而二,二而一,彼此互为其根。”^{[10]13}在虚证的治疗上,“取之阴者,火中求水,其精不竭。取之阳者,水中寻火,其明不熄。”^{[4]15}

郑钦安亦谓一身气化皆有赖于此乾元一气的推动,水精之气方可流行周身“要知气化行于外,从皮肤毛窍而出水气,水即阴,气即阳,外出是气上而水亦上也。气化行于内,从溺管而出水气,内出是水降而气亦降也。”论病也从气治水,如对于心脏疾病,郑钦安按阴虚、阳虚分为两类:心血不足,即阴虚;心阳不足,即阳虚。二证皆责之于君火为病,须从补坎阳、补相火入手,“皆宜专在下求之”,水火互根,“其实皆在坎也”。相火旺则君火自旺,“心阳不足自可愈”;真气升则真水亦随之而升,“心血不足亦能疗”。因而制补坎益离丹,补先天之火以壮君

火。补坎益离,化裁于道教内丹家取坎填离法,取坎中之阳填补离中之阴,“是盗取坎中一点金气也”。坎中一点金气即坎中之阳,其中寓有金生水之义。补坎益离丹用药有附子、桂心、蛤粉、炙甘草、生姜五味,“桂、附辛归金而热归火,大能升水降火,交接心肾。”附子、桂心为君药,二药大辛大热,“辛即金之味,热即纯阳之性也。”辛在五行属金,故云金之味;热即火,可助相火以上交于心。升水降火,交接心肾,“全是一金为之斡旋”。附子味辛,性大热,诸药热不过附子,故郑钦安称之为“一团烈火”,其力能补“先天欲绝之火种”,挽垂绝之阳,又有“坎中一阳画”之誉,可以疗生救死,起死回生。附、桂补坎中之阳气,蛤粉味咸,补坎中之阴血,“气行血随,血行气附,阴阳合一,升降不乖。”^{[10]244-245}方中生姜、炙甘草调中,交通上下。

3.4 先天水火同源互济

先天水火,同居命门宫,为同源关系。张介宾说“火为水之主,水即火之源”^{[1]877};赵献可亦谓“火以水为主,水以火为源”^{[4]14-15},水火相依而不相离。水克火指后天有形之火水的关系,先天无形水火的关系则为水养火。赵献可以灯烛火比喻真火,说此火“须以膏油养之,不得杂一滴寒水,得水即灭矣。”^{[4]19}膏油指真阴、真水,寒水指寒凉药。若见阴虚火旺,是真水干枯而使真火盛,不宜用苦寒之品灭火,而需用六味丸补水以配火,“壮水之主,以镇阳光”。若见阳虚证,是为真火不足,可用八味丸“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八味丸中含有六味丸,附子、肉桂是于水中补火,水火得养,则相互既济,以恢复先天元气。张介宾也据先天水火的这一关系创制了左右归,并提出如气中生精、精中生气、阳中求阴、阴中求阳等精气互生、阴阳相济的治疗思想,一直为后世所取法。

故至明清,水火既济已经包括有两方面含义,一者为心肾相交,君相相成;一者则为先天水火互济。

4 小病治气血,大病治水火

命门学说形成以后,明清医家皆以真阴阳、真水火为立命之本,在重大疾病、危重病症的论治上皆从先天入手,如程杏轩引冯兆张语,提出“小病治气血,大病治水火”的治疗思想,这一思想出自《冯氏锦囊秘录·锦囊治疗方论》。其中录一室人奔豚气案,案中冯兆张以真阴、真阳为“诸危病之要领,求生者之根本”。其云“要知平人而至于病,必由于水火二家先病也。病至于大,必由于水火二道病极也。大至于危,必由于水火二气将脱也。故小病或由于气血之偏,而大病必由于水火之害,治之者舍气

血以治小病,舍水火以治大病,真犹缘木求鱼,其可得乎!”脏腑气血精华皆归于命门,既病而欲理气调元,或补气还元,或纳气藏元,“而欲舍肾(命门),谁于与归?”^{[11] 557}

程杏轩论病,说治病“不以用补为难,而以分别水火气血为难。”太极以无形生有形,人身以先天生后天,“是治大病,可不以水火为首重耶?”^{[12] 278}高鼓峰《医宗己任编》论虚证,将之分为一般阴阳虚(或可称为后天阴阳虚)和先天之阴阳虚。后天阴虚是为血虚,后天阳虚是为气虚,“血虚者补其血,四物汤之类是也;气虚者补其气,补中益气汤之类是也。先天之阴虚,六味、左归之类是也;先天之阳虚,八味、右归之类是也。”^{[13] 8}四君、四物之类不能补真阳、真阴,若用于先天亏损,而药力一缓,真元之气“必复涣散无归”,故终难取效。相关疾病除前述消渴、心脏诸病,又如中风,高鼓峰说“中风竟是肾经与命门无形之火自病,故一病竟绝也。”^{[13] 50}其猝然仆倒、不省人事、半身不遂、手撒遗尿诸症,是真阴不守,水衰火盛,皆由命门无形之火外脱,脏腑之气随之而去所致。程杏轩治洪楚峰中脏殆证,病者耄耋之年,真阴已亏,并见五绝之候,势已不可为,勉强治之,聊尽人事。以地黄饮子合大补元煎,后更加河车、鹿茸,竟“脉证大转”,继而“矍铄如常”^{[12] 8-10}。

冯兆张论治痼病、痞块、胀满、咳喘、中风、痢疾、发狂、吐血等重症,辨证皆从真阴亏损、命门火衰,或壮水,或益火;或脾肾同治,或肝肾并补,或肺肾兼调;老者平补,壮者峻补,从无形而化有形,培元固本,保元续绝,往往令患者绝处逢生。并制全真一气汤,主治内伤发热,药用熟地、麦冬、白术、五味子、牛膝、制附子,以参汤冲服。此方可先天水火并补,五脏同调,使阴阳相交、水火既济,“元气生而火自息矣”。冯兆张谓此方为“余得心应手之方”“为土金水一气化源之药也”,可用于治疗中风大病、阴虚发热、吐血喘嗽,以及一切虚劳重症、喘促躁热欲绝者,“凭斯捷效,实有神功。”^{[11] 572}

总之,明清时期命门本体论的形成,改变了传统五行关系体系,使先天水火成为五脏五行关系的主要构成元素,极大地影响了临证辨证论治方式方法,为虚证、重大疾病的辨治带来了新途径、新方法,并在彼时取得了极为可观的临证效验。这些思想方法亟待深入挖掘与探索,医者能够使“元气凝聚于内,真阴长育于中,阴阳混合,造化潜浮,荣卫周行,百达和畅”^{[11] 572},终将达到先后合一、水火既济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张介宾. 张景岳医学全书[M]. 李志庸,主编. 北京: 中国

中医药出版社,1999.

Zhang JB.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ang Jingyue [M]. Li ZY, ed. Beijing: China Pr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1999.

[2] 周敦颐. 周敦颐集[M]. 陈克明,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4.

Zhou DY. Works of Zhou Dunyi [M]. Chen KM, ed.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0: 4.

[3] 孙一奎. 医旨绪余[M]. 王雅丽,校注.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2.

Sun YK. Remnants of Medical Decree [M]. Wang YL, ed. Beijing: China Medical Science Press, 2012.

[4] 赵献可. 医贯[M]. 郭君双,整理.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Zhao XK. Key Link of Medicine [M]. Guo JS, ed.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05.

[5] 朱熹. 周易本义[M]. 廖名春,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41-42.

Zhu X.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The Zhou Dynasty Compilation of Changes* [M]. Liao MC, ed.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9: 41-42.

[6] 吕坤. 呻吟语正宗[M]. 王国轩,王秀梅,注. 北京: 华夏出版社,2014: 334.

Lyu K. Orthodox Lineage of Moans and Groans [M]. Wang GX, Wang XM, eds.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14: 334.

[7] 张学智. 中国儒学史: 明代卷[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29.

Zhang XZ. History of Chinese Confucianism: Vol. of the Ming Dynasty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429.

[8] 卿希泰. 中国道教思想史: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297-298.

Qing XT. History of Chinese Taoism: Vol. 3 [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297-298.

[9] 李道纯. 李道纯集[M]. 张灿辉,校. 长沙: 岳麓书社,2010.

Li DC. Works of Li Daochun [M]. Zhang CH, ed. Changsha: Yuelu Press, 2010.

[10] 郑钦安. 郑钦安医书阐释[M]. 唐步祺,阐释. 成都: 巴蜀书社,2006.

Zheng QA. Interpretation of Zheng Qin'an's Medical Works [M]. Tang BQ, ed. Chengdu: Bashu Publishing House, 2006.

[11] 冯兆张. 冯兆张医学全书[M]. 田思胜,主编.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

Feng ZZ. The Complete Medical Works of Feng Zhaozhang [M]. Tian SS, ed. Beijing: China Pr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1999.

[12] 程杏轩. 杏轩医案并按[M]. 李济仁,胡剑北,校注.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Cheng XX. Medical Records by Xingxuan with Annotations [M]. Li JR, Hu JB, eds. Hefei: Anh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1986.

[13] 高鼓峰. 医宗己任编[M]. 唐文奇,唐文吉,校注. 北京: 学苑出版社,2011.

Gao GF. Compilation out of M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Medical Tradition [M]. Tang WQ, Tang WJ, eds. Beijing: Xueyuan Press, 2011.

(收稿日期: 2020-06-22)